



韻鏡通釋

陳廣忠 著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韵鏡通釋

陳廣忠 著

上海辭書出版社



燕山大學圖書館藏書

H 113.6/1



0749811

~15

10/01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韻鏡》通釋/陳廣忠著. —上海:上海辭書出版社,
2003. 2

ISBN 7 - 5326 - 1119 - 1

I. 韻... II. 陳... III. ①韻圖②韻鏡—研究
IV. H113.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001577 號

《韻鏡》通釋

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陝西北路 457 號 郵政編碼 200040)

上海辭書出版社發行所發行 常熟文化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5.5 插頁 1 字數 362 000
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2 500

ISBN 7 - 5326 - 1119 - 1/H · 155

定價: 36.00 元

《韻鏡》——古代音位理論 的結晶(代序)

《韻鏡》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中國古代的韻圖，它代表了古代音位學理論的最高成就。在漢語史、音韻學領域，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。《韻鏡》在宋理宗淳祐十二年(1252)之前傳入日本，清光緒十八年(1892)返回故國，流行東瀛六百四十多年，其影響之深、流傳之廣、研究之衆，都是十分罕見的。

一、時代、流傳、版本與研究

考察《韻鏡》成書的時代，這是一個極爲困難而無法迴避的問題。目前主要有兩說：

唐代說。羅常培、葛毅卿等主之。羅常培《〈通志·七音略〉研究》中提出“四證”，認爲“其起源必在唐代”。^① 葛毅卿認爲：“《韻鏡》應在公元751—805年之間寫成。”成書在“孫愐《唐韻》之後，李舟《切韻》之前”。^②

宋代說。趙蔭棠、李新魁等主之。趙蔭棠《等韻源流》認爲：“若以現存的《韻鏡》的形式而論，它無論如何是經過宋人之手的——是創作或改造均可。”^③ 李新魁《韻鏡研究》云：“通過對

① 羅常培《〈通志·七音略〉研究》，《史語所集刊》第五本第四分，1935年。

② 葛毅卿《〈韻鏡〉所代表的時間和區域》，《學術月刊》，1957年8期。

③ 趙蔭棠《等韻源流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57年。

《韻鏡》的全面研究,認為它應作於宋代。”“據此,我們推斷《韻鏡》可能作於1007年至1037年這三十年間。”^①

著者主唐宋說,其理由如次:

(1) 從五組韻目字來看:欣/殷。《韻鏡》、《廣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、《集韻》作“欣”。唐寫全本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、孫愐《唐韻》、李舟《切韻》、徐鍇《說文篆韻譜》、陸法言《切韻》作“殷”。宋初避宣祖“弘殷”諱改作“欣”。——可能成於宋代。

敬/映。《韻鏡》永祿本作“敬”,避諱。寬永本作“敬”。不避諱。宋代避翼祖趙敬諱改作“映”。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、徐鍇《說文篆韻譜》、陸法言《切韻》、李舟《切韻》作“敬”。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避諱改作“映”。——可能成於宋代之前或宋代。

很/佷。《韻鏡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、《說文篆韻譜》、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作“很”。李舟《切韻》、孫愐《唐韻》、呂靜《韻集》、陽休之《韻略》作“佷”。宋代避真宗廟諱“佷”,皆用“很”。“很”、“佷”宋代之前韻書不分,宋代之後作“很”。——據此知成於宋代,或宋之前。

爻/肴。《韻鏡》、《集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作“爻”。《廣韻》、李舟《切韻》、孫愐《唐韻》、《說文篆韻譜》、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、陸法言《切韻》作“肴”。——知《韻鏡》與《集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有關係,則成於宋代。

霄(霄)/宵。《韻鏡》永祿本作“霄”,寬永本作“霄”。永祿本此字為唐代書法簡體。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作“霄”。李舟《切韻》、陸法言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作“宵”。——據此知可能成於唐代。

^① 李新魁《韻鏡研究》,《語言研究》,1984年2期。

(2)《韻鏡》中有三組韻目排列與諸家不同,從其排列上看:

《韻鏡》第十七至第二十圖韻目排列是:第十七開痕很恨沒、臻櫛、真軫震質。第十八合魂混恩沒、諄準稕術。第十九開欣隱愀迄。第二十合文吻問物。如上韻目的排列,僅第二十與《廣韻》相同,其餘皆不相同。而孫愐《唐韻》、李舟《切韻》、陸法言《切韻》、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、丁度《集韻》、徐鍇《說文篆韻譜》、《禮部韻略》皆與《廣韻》相同。這一條說明《韻鏡》部份韻目未受宋初三部官韻影響,有一定的獨立性,應早於宋初官韻系統。

《韻鏡》列在最後的二圖韻目是:第四十二開登等嶝德、蒸拯證職。第四十三合登德、職。與此排列相同的,唯有《七音略》。與此排列僅隔二組韻目的有:呂靜《韻集》、夏侯詠《韻略》、陽休之《韻略》、李季節《音譜》、杜臺卿《韻略》。根本不同者有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李舟《切韻》、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、《說文篆韻譜》。這一條說明,《韻鏡》有些韻目的排列,與晉、南北朝韻書有相近之處。

《韻鏡》第三十八合侵寢沁緝,第三十九開覃感勘合,第四十合談敢闞盍。與此相合者,有李舟《切韻》、徐鍇《說文篆韻譜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。以時代論,這三組韻目可能與李舟《切韻》有某些聯繫。而與陸法言《切韻》、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、孫愐《唐韻》,差別很大。

從如上三組韻目排列上看,《韻鏡》應早於宋代,不受定於一尊的宋代韻目次序的影響。

(3)從避諱上看:張麟之在《韻鏡序作》自注中說:“舊以翼祖諱敬,故爲《韻鑑》。今遷祧廟,復從本名。”張麟之曾三刻《韻鏡》,分別在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(1161)、宋寧宗慶元三年(1197)、宋寧宗嘉泰三年(1203)。此文寫於三刻之時。“翼祖”

避諱，據孔仲溫研究^①，宋代當有兩次。第一次從宋太祖建隆元年(960)，到宋哲宗元祐元年(1086)，共一百二十六年。隔了十八年第二次避諱，即從宋徽宗崇寧三年(1104)，到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(1162)，第二次有五十八年。張麟之一刻《韻鏡》，在兩次避諱間。二刻時雖然除諱，仍依其舊。第三次刊刻時才恢復《韻鏡》之名。說“自是研究今五十載”，在第一次除諱後。依此記載，可肯定是在宋代。而在唐代，無法確認。

(4) 從《韻鏡》206 韻韻部數同其他韻書關係看：

與 206 韻相同者，有李舟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、徐鍇《說文篆韻譜》、《集韻》、《禮部韻略》。與 206 韻不同者，有孫愐《唐韻》205 韻，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195 韻，陸法言《切韻》193 韻，杜臺卿《韻略》169 韻，李季節《音譜》163 韻，陽休之《韻略》172 韻，夏侯詠《韻略》173 韻，呂靜《韻集》148 韻。

如果說成書於宋代之前的話，則與唐代李舟《切韻》韻目數相同。但是《韻鏡》絕不是承襲李舟《切韻》。兩者韻目用字不同，韻部次序不同。可以說，《韻鏡》可能吸收了李舟《切韻》的合理因素。

(5) 從《韻鏡》的聲紐看：《韻鏡》僅出現七音、清濁，並未標出聲紐名稱。但是脣音中重脣與輕脣，舌音中舌頭與舌上，齒音中齒頭與正齒，喉音中喻三和喻四，以及重紐之聲紐、內外轉之聲紐、莊組假二等真三等之聲紐、精組假四等真三等之聲紐，莫不井然有序。其三十六聲紐(含四十一聲類)之理論體系，已經建立。就是說，其完整的聲紐理論，必定在晚唐或唐末守溫《歸三十字母例》之後。

① 孔仲溫《論〈韻鏡〉》序例的“題下註”“歸納助紐字”及其相關問題，《聲韻論叢》第一輯，學生書局，1994 年。

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,《韻鏡》之初本可能產生在晚唐五代之時,經過不斷增補修訂,至宋代初期已形成定本,而在民間、佛教中得以流傳。

對《韻鏡》流行日本最準確的記載,是河野通清(沙門叡龍)《韻鏡古義標注》所引舊記:“皇和人王八十九世,龜山院文永之間,南都轉經院律師始得《韻鏡》於唐本庫,然不辨知其有益。又同時有明了房信范,能達悉曇,挂錫於南京極樂院,閱此書而加和點,自是《韻鏡》流行本邦也。又《和刊書籍考》卷十,所載大意同之。又至後奈良享祿元年清原宣賢卿號環翠軒命剗刪氏,始付梓。”這條記載告訴我們,精通悉曇的日本佛教學者明了房信范(1223—1296),是《韻鏡》傳入日本後,第一個加以複寫、和點的人。日本最初保藏《韻鏡》的是在“唐本庫”,即日本收藏漢文的書庫。日本收藏是在龜山天皇文永年間(1264—1274)。清原宣賢是日本第一個把《韻鏡》雕板刻印出來的人。由此可知,在張麟之三刻《韻鏡》之後的六十年間,即宋寧宗嘉泰三年(1203)後至宋理宗景定五年(1264),《韻鏡》傳入日本。

《韻鏡》在日本版本衆多,主要有寫本、刻本、活字本三大系統。寫本較早的有:建長四年(1252)明了房信范複寫本,元德二年本(1332),嘉吉元年(1441)寫本,延德識語本(1489),文龜本(1501),天文十年本(1547),元龜本(1570)等。刻本較早的有:享祿元年(1528)刊本,永祿七年(1564)、慶長十三年(1608)、寬永五年(1628)、寬永十八年(1641)等刻本。活字本有:慶長十三年古活字本(1608),以及覆刊本、整刊本。日本寬永以後,《韻鏡》研究十分興盛,各種研究著作就有二百五十多種。明熹宗天啓四年(1624)以後,日本研究《韻鏡》已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。代表中國中古音系統的唐宋時代的語音,已為日本語言所吸收,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。

《韻鏡》返國已近百年，目前我國研究現狀是：校勘方面，出版了兩部專著。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(1959年，臺灣藝文印書館印行)，出校記838條。李新魁《韻鏡校證》(1982年，中華書局)，有校記1219條。研究專著有孔仲溫《韻鏡研究》(1987年，臺灣學生書局印行)。屬於通論性質的研究著作有陳廣忠《韻鏡通釋》(2003年，上海辭書出版社)，此書對《韻鏡》中涉及的所有問題，進行了全面的詮釋。有關《韻鏡》研究的論文，有與《七音略》、《切韻指掌圖》的比較研究，有對日本版本的研究，對重紐的研究，對時代的研究，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。但總的來說，國內對這部絕代奇書的研究，還有許多課題要做。

二、《韻鏡》的音位系統

《韻鏡》以聲、韻、調構圖的有機結合，組成了聲位、韻位、調位的語音系統。這在中國語言史上是史無前例的，從而確立了等韻學在音韻學中的核心地位，標志着中國音韻學理論的成熟和完善，推動了語言學向科學的方向發展。

《韻鏡》的聲紐系統，包括發音部位七音，和發音方法清濁兩部份。兩者的結合便是隱含在其中的三十六字母。南宋三山東浦(今福建福州)張麟之對三十六字母的分類是這樣的：

脣音重：幫滂並明。脣音清：奉敷奉微。舌頭音：端透定泥。舌上音：知徹澄娘。牙音：見溪羣疑。齒頭音：精清從。細齒頭音：心邪。正齒音：照穿牀。細正齒音：審禪。喉音二獨立：影喻。喉音雙飛：曉匣。半徵半商：來日。張氏把齒音分成四小類，喉音分為兩類。從發音方法上說，齒頭音、正齒音六紐屬塞擦音，細齒頭音、細正齒音四紐屬擦音。可知古人對發音方法的辨析和分類，已達到相當精微的程度。

字母本身並無“等”的區別，但是同韻母結合後，《韻鏡》中賦予了其等位的內涵，從而組成了嚴密的聲位系統。對於聲紐與

等位之關係,明代邵光祖《切韻指掌圖》之《檢例》中有《辨分韻等第歌》:“見溪羣疑四等連,端透定泥居兩邊。知徹澄娘中心納,幫滂四等亦俱全。更有非敷三等數,中間照審義幽元。精清兩頭爲真的,影曉雙飛亦四全。來居四等都收後,日應三上是根源。”

《韻鏡》中聲紐與等位分佈情況是:見溪疑有一、二、四等,羣紐有三等。端透定泥居一、四等,知徹澄娘爲二、三等。幫滂並明有一、二、三(開)、四等,而非敷奉微僅有三等(合)。正齒音照穿牀審禪分爲三組:章昌船書禪居於三等,莊初崇生居於二等,莊初崇生俟有三等。齒頭音精清從心有一、四等,精清從心邪有三等。喉音影曉有一、二、三、四等,匣紐有一、二、四等,喻紐有三等。半舌音來紐有一、二、三、四等,半齒音日紐僅有三等。可以知道,邵光祖之總結與《韻鏡》比較,有許多重要的失誤。

《韻鏡》的聲紐系統,需要討論的有下列四個問題:

“羣”紐的等位問題。《韻鏡》“羣”紐共 108 字,分佈在一至四等。這就牽涉到“羣”紐是四等俱備,還是如《廣韻》系統僅有三等的問題。陞(十三開),《廣韻》、《七音略》等無此字,《集韻》“代”韻末列“陞”。又《集韻》“哈”韻:“陞,方言陟也。江南呼梯爲陞。”疑據《集韻》方言增補。贛(十四合),據《集韻》“隊”韻增補。頤(十七開),《集韻》“很”韻:“頤,其懇切。”合此位之音。然此二字形體不同。羣紐二等有 5 字。𠵹(三十二合)爲錯位,𠵹(三十六合)爲形誤。𠵹(十五開)、𠵹(三十六合)、𠵹(二十四合)爲後增字。羣紐列爲三等的 84 字,其中𠵹(三十二合)字錯位,實爲 83 字。列於四等的 15 字,祇(四開合)、葵(七合)、揆(七合)、悸(七合)、佶(十七開)、𠵹(十八合)、嬭(二十二合)、翹(二十六合)、翹(二十六合)、頸(三十三開)、瓊(三十四合)、𧈧(三十七開)、𧈧(三十七開)、𧈧(三十七開)、鉗(三十九開,錯位),可知

除了1字錯位外,其餘14字皆爲重紐四等,實亦爲三等字。綜上所述,羣紐一等2字、二等3字,皆據《集韻》所增。如果依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系統,則“羣”紐無一、二等。依《集韻》,則“羣”紐亦有一、二等,但是無四等,其主體是三等。依邵光祖所說,“羣”紐有一、二、三、四等,《韻鏡》中四等是不存在的。

莊組二等與假二等、真三等的問題。張麟之所列三十六字母中,正齒音僅有“照穿牀審禪”一組,而從《韻鏡》的實際聲類來看,當有二組:章昌船書禪,恒列三等之位,即所謂“照三”。而莊組包括莊二、莊三。莊組二等即莊初崇生,恒佔二等之位。莊組三等即莊初崇生俟,亦居莊組二等之位,實爲三等,這就是假二等、真三等。《韻鏡》中的所謂“照二”,即包括莊系之兩組聲紐。莊組雖有二、三等之別,同列二等之位,但絕不相互干擾。莊組二等在《韻鏡》中的分佈是:第三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三、三十五、三十九、四十等16圖。莊組三等分佈在: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七、十八、三十一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四十二等15圖,計102字。《韻鏡》的編者巧妙地利用莊組二等之位,標示二等和三等不同的韻位,顯示古人高超的創造能力。

邵光祖云“精清兩頭爲真的”。這個概括同《韻鏡》“精”組實際聲位相比,有些不同。精清從心四紐,排列在一、四等;精清從心邪五紐,亦排在四等,但是屬假四等、真三等。精清從心四紐,分佈在《韻鏡》四等之位的有:第十三、二十三、二十五、三十五、三十九等5圖,即齊先蕭青添五個純四等韻。精清從心邪的假四等、真三等分佈在: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一、十二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六、二十九、三十一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四十、四十二等23圖,共272字。

《韻鏡》中的喻紐有三等和四等,但四等屬假四等、真三等。

而作為喻紐三、四等的反切上字，絕不相混，顯示中古喻紐其上古有不同的來源。《韻鏡》中喻紐三等的分佈是：第一、五、七、十、十二、十四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三十二、三十四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三等 20 圖。喻紐四等即假四等、真三等的分佈是：第一、二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六、二十九、三十一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四十、四十二等 24 圖，共 70 個小韻字。

《韻鏡》的韻位系統，包括四聲、韻部、四等、開合、內外轉、重紐等內容。《韻鏡》之“韻”，實際上包括聲調、韻部加介音（即韻母）兩部份內容。與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系統僅包括聲調和韻部有所不同。當然這是編製韻圖、區別韻位的需要。《韻鏡》中韻部與四等關係是這樣分配的：

開口：一等 哈海代、泰、痕很恨沒、寒旱翰曷、豪皓號、歌哿箇、唐蕩宕鐸、侯厚候、覃感勘合、談敢闕盍、登等嶝德，共 37 韻部。

二等 江講絳覺、皆駭怪、夬、佳蟹卦、山產襍鎋、刪潛諫黠、爻巧效、麻馬禡、庚梗敬陌、耕耿諍麥、咸賺陷洽、銜檻鑑狎等 41 韻部。

三等 支紙真、脂旨志、之止至、微尾未、廢、魚語御、祭、臻櫛、真軫震質、欣隱愆迄、元阮願月、仙獮線薛、宵小笑、麻馬禡、陽養漾藥、庚梗敬陌、清靜勁昔、尤有宥、幽黝幼、侵寢沁緝、鹽琰艷葉、嚴儼釅業、蒸拯證職等 75 韻部。

四等 齊齊霽、先銑霰屑、蕭篠嘯、青迥徑錫、添忝栳帖等 18 韻部。

合口：一等 東董送屋、冬宋沃、模姥暮、灰賄隊、泰、魂混恩沒、桓緩換末、戈果過、唐蕩宕鐸、登德等 31 韻部。

二等 皆駭怪、夬、佳蟹卦、山產襴鎋、刪潛諫黠、麻馬禡、庚梗敬陌、耕耿諍麥等 26 韻部。

三等 東送屋、鍾腫用燭、支紙寘、脂旨志、微尾未、廢、虞慶遇、祭、諄準稕術、文吻問物、元阮願月、仙獮線薛、戈果過、陽養漾藥、庚梗敬陌、清靜勁昔、凡范梵乏、職等 57 韻部。

四等 齊霽、先銑霰屑、青迥徑錫等 10 韻部。

上述韻部與“等”的歸類，與前人分類不同的是：(1)分清了莊組二等和三等韻部的等位。(2)釐清了精清從心一、四等和精清從心邪三等的韻位。(3)分別喻紐三等及假四等、真三等的韻位。(4)辨別重紐四等實爲三等的韻位。辨清《韻鏡》的韻位，對於正確認識中古音，具有重要的作用。

開、合是目前《韻鏡》研究中尚未得到合理解決的棘手問題。《韻鏡》有十個圖開、合存在疑問，其中有第二、三、四、十二圖開、合同圖。如：(1)內轉第二開合，《七音略》作“輕中輕”，即合口。《磨光韻鏡》、《改訂韻鏡》亦作“合”。高本漢韻表^①亦作合口。而爲何有“開”，無法解釋。(2)外轉第三開合。有三說：標作開合者，江永《四聲切韻表》、《磨光韻鏡》、《四聲等子》。作開口，《七音略》(作“重中重”，即開口)、《改訂韻鏡》、《隋唐音圖》。作合口，《切韻指掌圖》將“江講絳覺”歸入“陽養漾藥”合口。(3)內轉第四開合。有兩說：《七音略》作“重中輕 內重”，即開口。《磨光韻鏡》作“開”。校云：“諸本作‘開合’，不正。按《切韻指南》及《五音集韻》‘陂廢彼被被靡’六字屬合，餘七音皆屬開也。”(4)內轉第十二開合。有兩說：作“開”，邵雍《聲音圖》作“闢”，即開口，《韻鑑古義標注》亦作“開”。作“合”，《七音略》作“輕中輕”，即合口。可以知道，祇有“內轉第四開合”同圖，才有比較合

① 王力《漢語音韻學》，中華書局，1956年。

理的解釋。

三、重紐與內外轉

重紐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音韻學界着力探索的問題，至今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。重紐的區別在哪裏？有聲紐說，有韻尾說，有介音說，有主要元音說。重紐的結構怎樣？有脣牙喉音說，有舌齒音重紐說，有喻紐說；有支脂真諄仙祭清宵八韻說，有九韻說，有十一韻說，有鄰韻重紐說。著者根據《韻鏡》中重紐分佈的實際，認為：重紐三、四等同屬三等韻，重紐聲紐必須相同，重紐聲調亦相同，其三、四等微殊乃在於介音。重紐祇存在於脣牙喉音(不含喻紐)中，舌、齒音無重紐，《韻鏡》之重紐出現在十一個韻部中，共 162 組。

- (1) 支韻類：支韻 8 組，紙韻 7 組，真韻 6 組。
- (2) 脂韻類：脂韻 5 組，旨韻 4 組，至韻 10 組。
- (3) 祭韻：7 組。
- (4) 真韻類：真韻 6 組，軫韻 3 組，震韻 6 組，質韻 9 組。
- (5) 諄韻類：諄韻 3 組，稕韻 1 組，術韻 3 組。
- (6) 宵韻類：宵韻 7 組，小韻 6 組，笑韻 7 組。
- (7) 尤韻：2 組。
- (8) 侵韻類：侵韻 1 組，寢韻 1 組，緝韻 1 組。
- (9) 仙韻類：仙韻 7 組，獮韻 7 組，線韻 6 組，薛韻 7 組。
- (10) 鹽韻類：鹽韻 1 組，琰韻 1 組，艷韻 2 組，葉韻 1 組。
- (11) 清韻類：清韻 9 組，靜韻 5 組，勁韻 6 組，昔韻 7 組。

這裏討論四個問題：

“之”韻的“祛”字。《韻鏡》內轉第八開牙音溪母四等有“祛”字。《廣韻》“之”韻：“祛，去其切。”歸“欺”小韻。又丘之切，列於“之”韻之末。依《廣韻》所列似爲重紐，但《集韻》僅“去其切”一音。《玉篇》“祛”有“丘之、丘居二切”。而“丘居”歸“魚”韻，歸

“之”韻祇一音。《七音略》亦無此字。《廣韻》以前韻書未列此字。此僅孤證，疑據《廣韻》“之”韻末列字增入，故不視為重紐。

尤韻重紐。“尤”韻有二組重紐：(1)唇音。重四，𪛗。《廣韻》“尤”韻：“𪛗，匹尤切。”“尤”列《韻鏡》喉音三等，則“𪛗”亦為三等，列於四等，是為“重四”。“重三”缺。《集韻》披尤切。《玉篇》匹周切。《全王》匹鳩反，皆為三等字。《七音略》、《切韻指掌圖》列於三等。《韻鏡》列入重紐四等，僅此一例，似誤。然就本圖“尤”韻重紐“丘、休”與此總體視之，亦非誤列。(2)牙音。重三，丘，《廣韻》“尤”韻，去鳩切。重四，休，《廣韻》“尤”韻，去秋切。秋，《廣韻》七由切。由，《廣韻》以周切。“周”列《韻鏡》章紐三等，則“休”亦為三等，而列於四等，是為“重四”。《七音略》、《切韻指掌圖》亦同《韻鏡》，知確為重紐。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云：“休，廣韻尤韻同，字當作休，屬幽韻，廣韻誤入尤韻。”^①此說不可取。見於《廣韻》“尤”韻尚有“惆”、“苴”、“𣎵”、“𣎵”等從“𣎵”之字，豈亦誤入？《七音略》、《切韻指掌圖》亦為誤入？

匣紐“系”字。《韻鏡》內轉第六開匣紐至韻四等列有“系”字。《廣韻》“霽”韻，胡計切。《禮部韻略》、《玉篇》同。唐寫全本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胡計反。《七音略》中未列此字。而《集韻》、《切韻指掌圖》、《四聲等子》均列此字。《集韻》“至”韻：“系，兮肄切。”“兮”為匣紐。肄，《廣韻》羊至切。“至”列《韻鏡》齒音章紐三等，則“肄”、“系”亦歸於三等，而列於四等，是為“重四”。如此，匣紐亦有重紐。

舌音無重紐。董同龢(1945)認為重紐四等和舌齒音是一類，重紐三等自成一類。陸志韋(1947)認為重紐三等和知系、來母、照二是一類，重紐四等和精系、照三是一類。龍宇純(1970)、

① 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，藝文印書館，1989年。

邵榮芬(1982)認為重紐三等和舌齒音是一類,重紐四等是單獨的一類^①。著者均不取。列於舌音四等之位有8字。可分為二類:

(1) 重出4字。鍾(第五合),《廣韻》“支”韻,直垂切。《集韻》重垂切。屬“髻”小韻,此為重出。蛭、姪、昵(第十七開)。蛭,《廣韻》丁悉切。悉,《廣韻》息七切。七,《廣韻》親吉切。吉,《廣韻》居質切。“質”列《韻鏡》章紐三等,則“蛭”亦為三等。《集韻》陟栗切,歸“室”小韻,則“室”、“蛭”同音。姪,《廣韻》直一切,歸“秩”小韻。昵,《廣韻》尼質切,歸“嘔”小韻。如上三字皆為重出。《七音略》亦有“蛭”、“昵”,亦誤。

(2) “知”組、“端”組雖為類隔,此已分離,不可視為聲紐相同。地(第六開),《玉篇》題利切,《廣韻》徒四切。四,《廣韻》息利切。“利”列《韻鏡》來紐三等,則“地”亦為三等。《四聲切韻表》列“三等合口呼”,正同。而《切韻指掌圖》“霽至祭”合韻列為四等,疑《韻鏡》此據《指掌圖》而增。且聲紐不同,不成為重紐。澹(第三十八合),《廣韻》“侵”韻無此字。《集韻》“侵”韻,天心切。心,《廣韻》息林切。“林”列《韻鏡》來紐三等,則“澹”亦歸於三等。聲紐亦不同。𪔐(第四十二開),《廣韻》“職”韻,丁力切。“力”列《韻鏡》來紐三等,則“𪔐”亦歸三等。此聲紐亦不同。剔(第三十三開),《廣韻》“昔”韻無此字。《集韻》“昔”韻,土益切。《集韻》:“𪔐,令益切。”“𪔐”列《韻鏡》來紐三等,則“益”、“剔”亦歸三等。此亦屬聲紐不合者。

內、外轉亦是困擾音韻學界的難題之一。《韻鏡》首列內、外轉,並無任何說明。給內、外轉下定義的是《四聲等子·辨內外

^① 姚榮松《重紐研究與聲韻學方法論的開展》,《聲韻論叢》第六輯,學生書局,1997年。

轉例》。但《韻鏡》四十三圖,《四聲等子》二十圖,內、外所指並不完全相同。後代音韻學著作對此皆有涉及,然衆說紛紜。現當代學者中,羅常培《釋內外轉》提出了元音說(1933)^①。高明亦主之,但略有不同(1978)^②。薛鳳生提出內外轉 AB 四式(1985)^③。許世瑛^④、董同龢^⑤、杜其容^⑥亦有專論,不贊成元音說。著者就諸家較為原始的記載,與《韻鏡》進行比較研究,基本上搞清了設立內、外轉之目的及辨析之方法。

可以說,內、外轉是為區別齒音內莊組“等”的不同而設立的。居於莊組二等(莊初崇生)之位的是外轉,即“脣舌牙喉四音,更無第二等字,唯齒音方具足”。實則與“脣舌牙喉”無關。處在莊組三等(莊初崇生俟)之位的是內轉,一、四等及精組、章組三等被連及,即“五音四等都具足”。祇是莊二即所謂“獨立二等韻”除外。這裏的莊組三等,亦列於二等之位,屬於假二等、真三等。可以知道,處理內、外轉的核心,是區分同列於莊組二等之位的真、假二等的問題。

元代劉鑑《經史正音切韻指南》中,對內、外轉的闡釋,與《韻鏡》相一致:舌音:“正齒兩中一韻處,內三外二表玄微。”原注:“韻逢正齒音兩等中第一,即分內外。”這裏的“第一”,指的是“照二”。照系二等(莊組),有真二等,為外轉;有假二等、真三等,屬內轉。脣音:“幫非為切最分明,照一須隨內外分。”原

① 羅常培《釋內外轉》,《史語所集刊》第四本第二分,1933年。

② 高明《高明文集》(中),黎明文化事業公司,1978年。

③ 薛鳳生《試論等韻學之原理與內外轉含義》,《語言研究》,1985年1期。

④ 許世瑛《評羅董兩先生釋內外轉之得失》,《淡江學報》五期,1966年。

⑤ 董同龢《等韻門法通釋》,《史語所集刊》第十四本,1948年。

⑥ 杜其容《釋內外轉名義》,《史語所集刊》第40本(上冊),1968年。